

<<国学家夏仁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学家夏仁虎>>

13位ISBN编号：9787533928247

10位ISBN编号：7533928245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景山 编

页数：28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国学家夏仁虎&gt;&gt;

## 前言

余以戊戌，通籍京朝。  
 日月不居，忽逾一世。  
 沧桑数变，逢此百忧。  
 鬓发已摧，名业未立。  
 华灯照夕，明镜窥晨。  
 谓可以已，复何言哉！  
 回忆年时，如隔梦寐。  
 鷓巢既营，菟裘将老。  
 端居鲜事，何以送日。  
 不为无益，奚遣有涯。  
 检书惧劳，耽吟嫌苦。  
 出畏风日，卧损骨骼。  
 小人闲居，君子所惜。  
 越吟未忘，北籍将注。  
 空桑三宿，尚复有情。  
 《梦华》一篇，况乃异代。  
 初为卑官，多习鄙事。  
 不弃长老，时获逸闻。  
 岁月滋多，胸臆遂积。  
 重以改革，凡百变更。  
 公羊三世，隍鹿一梦。  
 及今所述，已为陈迹。  
 告诸后生，或疑诳汝。  
 暇则移录，著之简篇。  
 钟虞已往，怀哉旧京。  
 荐绅羞言，是曰《琐记》。  
 若其大者，有史官在。  
 都为一集，类分十门。  
 陈诗观风，入国问俗。  
 辇毂所临，政教斯出。  
 未习虚伪，初乃淳朴。  
 匪曰劝惩，美恶并录——记习尚第一。  
 南北殊音，非蛮则僂。  
 车书既一，言亦宜之。  
 往往合古，是曰可师。  
 其尤雅者，或入于诗——记语言第二。  
 名士谈兵，终以儿戏。  
 清流植党，未乃市肆。  
 一蟹不如，彼貌亦是。  
 孰为老成，宁不殄瘁——记朝流第三。  
 宫禁事秘，孰明真际。  
 世俗所传，多出悬臆。  
 纣之不善，或不如是。  
 书其可征，以告后世——记宫闱第四。  
 五帝弗沿，三王不袭。

## &lt;&lt;国学家夏仁虎&gt;&gt;

叔通修仪，始自绵？。  
 华夷杂糅，论者所惜。  
 然亦灿然，贤于废弃——记仪制第五。  
 英雄入彀，雄主所乐。  
 乃其流弊，才智并锢。  
 与谓求贤，宁云付缚。  
 ？绝纽解，亦遂不国——记考试第六。  
 举史十七，泰半女戎。  
 不在颞臾，萧？自封。  
 宵小搆之，祸乱是从。  
 国本再绝，天禄永终——记时变第七。  
 铜狄坐移，金仙泪枯。  
 腹痛西州，感逝黄垆。  
 泱泱大邦，自辽建都。  
 阿房芜城，览者鉴诸——记城厢第八。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不龟手药，千金可致。  
 歌管沸天，闾阎扑地。  
 君子于此，可以觇世——记市肆第九。  
 北地胭脂，南都黛螺。  
 燕兰史散，板桥记讹。  
 今我不乐，对酒当歌。  
 张魁箫声，闻之奈何——记坊曲第十。

枝巢子述 发 凡 是编仅就一时记忆所及，笔之于书。  
 他日复有所忆，或更为续记。  
 是编所记，不免谬误。  
 或当日闻焉弗详，见焉弗审。  
 向壁虚构，则非所敢。

所记断自清同光以来，其非见闻所及者，有昔贤之纪录在，宁阙焉。  
 若征引旧闻，不在此例。

是编名曰旧京，应至清末而止。  
 新代逸闻，自有大手笔在，弗羸入也。  
 是编多昔年朋谈宴罢，篝灯所录，时代不同，近甫次而成篇。  
 其中称谓，或取法于民国所修之《清史稿》，或比拟于花村看行侍者之谈往。  
 舛杂之讥，所不能免。

是编所记，特刺取琐闻逸事，里巷俳谈，为茶余酒后遣闷之助，间及时政朝流，亦取其无关宏旨者。

[卷一习尚] 都人习见官仪，多讲礼貌，周旋应对，往往中程，然其弊也伪。  
 风气刚劲，不屈不挠，勇于赴义，重名知耻，然其弊也狠。  
 顾本性多近质实，常见故家老辈，其接子弟后进，礼倨而词直，貌严而情亲，尚不先失民矩范，迨末季渐浇漓耳。

妇女见客，匪特旗族为然，土著亦有之。  
 门生谒师，固不见师母者。  
 亲戚至，无不见家人者。  
 余初北来，诣一远戚，乃其家闺中之人咸集，若者妗、姨、姑、姊、妹，固夙所未知也。  
 然一片嚶吟问好之声，推本身以及南中之家人，一一都遍。  
 实则余家人，固梦寐中不知有此戚也。

## &lt;&lt;国学家夏仁虎&gt;&gt;

彼辈亦不知余家究有何人，特臆想而遍询之，谓匪是弗亲耳。

昔见笑剧，有不相识之人，乍见而呼曰：“赵。

”答曰：“非赵。

”“然则钱？

”曰：“无钱。

”曰：“若是，则孙三爷。

”曰：“余无弟兄。

”又有初会者，见面极亲，问其尊亲好，自家人以逮鸡犬，终则曰：“贵姓？

”殆此礼作俑欤？

交际场中，亦多虚伪之风。

昔于筵中晤一人，谈悉为世交。

彼则极意周旋，坚约来日一饮。

即而曰：“明日有内廷差，后日如何？

”方逊谢，彼已呼笔书柬，议地议菜，碌乱不已。

席将终，彼忽拍膝曰：“后日有家祭，奈何？

”他客为解曰：“相见正长，何必亟亟。

”余恶其扰，亦谢曰：“此月中鄙人方有俗冗，得暇再趋扰耳。

”后终不晤。

友人云：“彼之延饮，面子也。

君应逊谢，亦面子也。

君竟不坚辞，彼只有自觅台阶以下耳。

” 贵族之家，文胜于情。

新妇问安视膳，但有侍立。

妾媵亦然。

命坐但有矮几，弟跪于前，兄微引手而已。

夫妻间礼貌亦隆。

昔闻溥仲露尚书于其夫人生辰，恭具冠服，童仆持礼品先之。

至夫人许，高唱曰：“老爷来拜寿，夫人出迎。

”互请安道谢，肃坐进茗，寒暄而退。

尚书生日，夫人礼亦如之。

遇年节亦然。

亲戚获而远骨肉，讲过节而无真意，旧家之通病也。

乐与仕宦交，好习官样，平民之通病也。

至于好侠尚义，急人之急如其私，转在社会中之卑贱者，其殆古燕赵之遗风欤？

喜游览，妇女尤甚。

正月最繁，所谓六部灯也，厂甸也，火神庙、白云观也，按时必至。

春初，则出郊外，曰看青。

六月，则南薰门外之南顶，永定门外之中顶，各有会。

植幡、使叉、秧歌、花鼓。

演者率为子弟，观者奔波远来，挥汗相属。

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

会则摊肆纷陈，士女竞集，谓之好游荡可，谓之升平景象亦可。

懒惰之习，亦所不免。

《顺天府志》谓：民家开窗面街，炕在窗下。

市食物者以时过，则自窗递入。

人家妇女，匪特不操中馈，亦往往终日不下炕。

今过城中曲巷，此制犹有存者。

## &lt;&lt;国学家夏仁虎&gt;&gt;

熟食之叫卖，亦如故。

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

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

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

鸟则有红殿壳、蓝殿壳、之类，调护珍惜，溢为鸟奴。

玩日愒月，并成废弃，风尚之最恶者。

四时之礼，多重报本，而迷信亦甚。

清明、中元与十月一日，必扫墓，男妇皆往焉。

冬至，满人必祭堂子，植竿于庭而燎祭焉。

稍有力者，必用全猪羊。

祭毕，招亲友会食于庭，曰吃克食，必尽为度。

汉人则否。

立春日，各按年岁之多少，捻纸浸油燃之，曰顺星。

新年既过，则具酒肉而加餐焉，曰添仓。

正月之灯，向集于前门内之六部，曰六部灯，以工部为最。

有冰灯，镂冰为之，飞走百熊，穷极工巧。

亦扮杂戏，有役阎姓者，能演判官，立独杠上，为种种姿式，呼之为阎判。

殆亦黄胖、游春之遗欤。

庚子乱后遂废。

灯市旧集于东西四牌楼，后始移廊房头条。

中元亦有灯，多作莲花形，或折为莲瓣，集成禽鸟状。

或采巨蒿，悬香于上燃之，密如繁星，灿如火树，谓之蒿子灯，昔人有作蒿灯曲者。

里巷小儿百十为群，各持莲花灯而舞，亦颇有致。

斗蟋蟀场多在顺治门外。

饲虫者，亦谓之把式。

水食调养，各有师傅，受酬甚丰。

养虫之盆，有一枚值百十金者，以赵子玉所作为最良，盖乾嘉时人也。

开场则门悬红彩，车马咸集，上流人士，往往与焉。

胜负之数颇巨，一鸣惊人，贺者交集。

饮食以羊为主，豕佐之，鱼又次焉。

八九月间，正阳楼之烤羊肉，都人恒重视之。

炽炭于盆，以铁丝罩覆之，切肉之薄，蘸醢酱而炙于火，其馨四溢。

食肉亦有姿式，一足立地，一足踞小木几，持箸燎肉，傍列酒尊，且炙且啖且饮。

常见一人食肉至三十余样，样各肉四两。

饮白酒至二十余瓶，瓶亦四两。

其量可惊也。

水鲜惟大头鱼、黄鱼上市时一食之，蟹亦然。

如食某鱼时，则举家以此为食，巨家或至论担，但食此一种，不须他馔，亦不须面或饼。

饭以面为主体，而米佐之。

本京人多喜食仓米，亦谓之老米。

盖南漕入仓，则一经蒸变，即成红色，如苏州之冬粳然。

煮之无稠质，病者为宜。

蔬果之属，以先时或非时为贵。

香椿、云豆、菱、藕之类，皆是也。

有所谓洞子货者，盖于花洞中，熏培而出，生脆芳甘，其价尤巨。

王瓜一茎，食于岁首，或值一二金。

戚家蒋氏，昔为御果商，方其盛时，以王瓜作馈岁之品，一盘之价，至数十金，几致破产。

## &lt;&lt;国学家夏仁虎&gt;&gt;

至今人呼曰“王瓜蒋”云。

衣著之宜，旧家必衷礼法，谓之款式，亦曰得样。

大抵色取其深，以尘土重，浅色不耐洩也。

非京式者，谓之怯。

近奇邪者，谓之匪。

人皆非笑之。

士夫长袍，多用乐亭所织之细布，亦曰对儿布。

坚致细密，一袭可衣数岁。

外褂则多为江绸，间用库缎。

文锦记者，良绸皆团花，初用暗龙，后乃改用拱璧、汉瓦、富贵不断、江山万代之类。

马褂长袖者曰卧龙袋。

有中作半背形，而两袖异色者，满人多著之，半背曰坎肩，其前襟横作一字式者，曰军机坎。

亦有用麂鹿皮者。

仕宦平居多著靴，嫌其底重，乃以通草制之，亦曰篆底。

后乃改为薄底，曰军机跑。

便帽曰秋帽。

以皮为沿者，曰困秋。

中浅而缺者，曰兔窝。

软胎可折叠入怀者，曰军机六折。

大抵满官研究衣著，每解衣，则零星佩饰，摊满一案。

汉官则否。

妇女衣裙颜色以年岁为准。

金绣浅色之衣，唯新嫁娘或闺秀服之。

一过妙龄，即以青蓝紫酱为正宗矣。

衫袖腋窄而中宽，谓之鱼肚袖。

行时飘曳，亦有致。

后乃慕南式而易之，则又紧抱腕臂，至于不能屈伸。

旗汉装无不绑腿者，以地气寒也，其带则平金绣花，争奇斗靡。

棉袴则秋深已著，春尽始去，殊损袅娜之致。

庚子后渐同南化，然本质不易也。

旧日乘坐，皆骡车也。

制分多种，最重者府第之车，到门而卸，以小童推之而行。

出则御者二，不跨辕，步行于两旁，健步若飞，名之曰双飞燕。

次曰大鞍车，贵官乘之。

京堂以上，障泥用红，曰红拖泥，自余皆绿色油布围之。

曰官车，寻常仕官乘之。

曰站口车，陈于市口以待雇者。

曰跑海车，沿途招揽坐客。

车轮亦有别，曰山西较者（京语呼轮曰较），来自晋，轮皆有齿。

曰伏地西较者（京语本地曰伏地），本地仿西轮为之，唯无齿。

曰夯较者，斯下矣。

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

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

户必南向，廓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

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

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

院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

## &lt;&lt;国学家夏仁虎&gt;&gt;

正房必有附室。

曰套间，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

夏凉冬燠，四时皆宜者是矣。

中下之户曰四合房、三合房。

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口角奸盗之事出焉。

然亦有相安者，则必有一人焉，或最先居入，或识文字，或擅口才，若领袖然。

至于共处既久，疾病相扶，患难相救，虽家人不啻也。

京人买房宅，取租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

贩书画碑帖者，谓之“吃软片”。

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贵旗、贵教、贵天津免问”。

盖当时津人在京者，犹不若近时之高尚，而旗籍、回教，则人多有畏之者。

都中土著，在土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

其原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

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

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

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其习然也。

曰库丁，役于户部，侵盗多致巨富。

每岁挑库丁时，行贿之数可惊。

然恒为匪徒抢绑，勒赎巨资，谓之抢库丁，故出入恒以多人护焉，此辈谓之保库丁。

曰吃仓，又谓之仓匪，或谓之仓老鼠。

一役身后，往往百数十人。

鼠雀之耗，可知矣。

曰长班，有二类：曰科分，曰会馆，亦子孙相袭。

自各部裁书吏，银行代金库，南漕绝迹，科举既停，此辈皆失所，惟会馆之长班犹在。

“带子会”者，社会互助之良法也。

入会者，率为工业平民。

或自顾衰老，或家有老亲，月纳微资，猝有死亡，报之于会，则殓事毕备。

至于鼓乐棚杠，以迄庖茶奔走，皆会员也。

人各系一白带，故曰带子会。

“窝窝头会”者，始于清末，慈善团体之一也。

京师贫民，抔黍屑，蒸而食之，曰窝窝头。

此会专为救济贫民，故以名焉。

集资于众，不足，则演义务戏以充之。

不仅赈饥，兼筹御寒。

改革后，故家失业，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袴者，每及冬令，冻馁途毙，无日无之

，皆得于会中之报告。

故侯拉车，犹为有力，可慨矣。

装饰妇女，聘卖于异乡人，乘隙卷而颺焉，谓之“放鹰”，亦曰“打虎”。

设为赌局，诱骗愚懦，谓之“腥赌”。

代接妇女，秘密卖淫，谓之“转当局”。

引诱富家子弟游荡、嫖赌，以博其资，谓之“架秧子”。

皆社会不良之风俗。

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

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

甚有以子息艰难，恐难长养，而购一贫家儿，令其为僧者，谓之“替身”。

他日被替之子长成，此替身僧人，若其弟兄然，举家敬礼之。

<<国学家夏仁虎>>

他处僧人，即有冶游，亦须秘密。  
都下僧人，则公然行之，曾无愧色。  
疾病疗治，多信针灸。  
医生识字者少，温证之温，皆书作瘟疫之瘟。  
弗怪也。  
又有蒙古大夫者，尤可危。  
针灸无良师，每以待诏行之。  
亦有得秘传者，往往而验。  
此外又有业伤科者，名曰按摩。  
又名曰推膊。  
有箍桶刘者，最有名。

## <<国学家夏仁虎>>

### 内容概要

本书选编了夏仁虎的部分著作，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对其著述的研究成果和后人对他的追忆。

原著者介绍：夏仁虎，字蔚如，号啸庵，别号枝巢，江苏南京人；与章士钊、叶恭绰、朱启钤并称为民国北平“四大老人”；是《城南旧事》作者、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公公。

清光绪戊戌年（1898），夏仁虎以拔贡身份参加殿试朝考，成绩优秀，遂入仕留京，从此游历宦海30年，官至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北伐后，他弃官归隐；日据时期拒绝伪政权入阁之邀，返归儒生本素，专事著述与讲学。

先生学问渊深，其作品涵盖诗、词、文、曲、小说、方志等诸多领域，典雅质朴，读来怡情悦目。

## &lt;&lt;国学家夏仁虎&gt;&gt;

## 书籍目录

主编的话 王景山 追寻祖先的足迹(代序)夏祖丽 上卷 夏仁虎著作 文选 旧京琐记 岁华忆语  
 秦淮志(选录) 枝翁残笔(选录) 啸庵文稿(选录) 枝巢四述 方志序(四篇) 诗选  
 枝巢编年诗稿(选录) 和陶诗(选录) 枝巢九十回忆篇 清宫词 旧京秋词 厂甸新春竹枝词  
 啸庵词(选录) 零梦词(选录) 碧山楼传奇(选录) 下卷 回忆与研究 追思·其人 回忆  
 公公夏仁虎 林海音 重读《旧京琐记》林海音 南十字星下的讯息(摘录)林海音 我们和爷爷  
 夏仁虎 夏祖焯 一张照片 夏祖焯 枝巢老人和他的书 谢蔚明 闲话枝巢老人和周作人 谢蔚明  
 读《旧京琐记》黄苗子 读《枝巢回忆篇》叶灵凤 永远的潘慧素(摘录有关夏仁虎部分)董 桥  
 研究·其文 枝巢老人及其著述 邓云乡 国学：过去与未来 邓云乡 关于枝巢老人的著作 邓云  
 乡 邓云乡致王景山信 邓云乡 枝巢老人夏仁虎的家世 王景山 夏仁虎的科举之路 王景山 夏仁  
 虎受知于张作霖始末 王景山 “多几个读枝巢老人诗文的”--关于夏仁虎的著作 王景山 试说诗家  
 夏仁虎并略及其词作与骈散文 王景山 南京来的老北京 王景山 缅怀·其事 绝代国学大师夏仁虎  
 (摘录)魏洲平 京华尘梦忆当年 王彭年 美丽的秣园及其诗老们--再谈文化传承中的问题(摘录  
 )魏洲平 诗钟活动之回顾(摘录)盛星辉 关于《北京市志稿》的一点回忆 赵其昌 《北京市  
 志稿》的编写和出版 苏晋仁 《光绪顺天府志》以后唯一的北京方志 程毅中 一部填补北京市志空  
 白的志书--《北京市志稿》出版 《光明日报》夏仁虎年表 夏仁虎部分交游人物简介 后记

## &lt;&lt;国学家夏仁虎&gt;&gt;

## 章节摘录

我对祖父夏仁虎（蔚如）先生最早的印象，是小时来自一张泛黄的照片，父母亲1939年在北平协和医院礼堂结婚的团体照。

母亲指着照片里一位身穿深色长袍马褂，颇有威仪的老先生说：“这就是你的爷爷夏仁虎。”站在爷爷身边的是一位比他矮了一个半头的福态老妇人，那是奶奶张玉贞。

那时我刚入学，开始学字，看到祖父的名字里有“仁”有“虎”，觉得他一定人如其名，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1948年11月父母亲携家飞离北平，临行匆匆，除了随身衣物外，什么都没带出来。

那张塞在母亲行李中的结婚照，也就益显珍贵。

他们很遗憾，没能带几本祖父的作品出来，多年来一直设法托人寻找。

1963年5月的一个晚上，两位朋友来访，带来一摞从“中央研究院”影印的枝巢子（夏仁虎）著作《旧京琐记》和《清宫词》。

母亲拿着这叠书稿，睹物思人，激动得流下眼泪。

当夜她和父亲捧读到天明。

父亲（夏承楹）自小生长在热闹的大家庭。

他行六，上有五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九兄妹里只有我们这一房到了台湾。

起先父亲和家人还有书信往还，很快就断了音信。

对岸那个庞大的家族，就像深沉海底，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父亲认为，他的爹娘已不在人世。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才辗转得知，奶奶早在1950年过世了。

祖父是1963年7月在北京去世的，享年九十。

他过世时，是我的父母得到他的旧作后两个月。

他老人家是不是藉着他两本著作突然在台湾的出现，来向他疼爱的老六和六媳妇道别呢？

1970年，母亲林海音女士在台北创立“纯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旧京琐记》以及《清宫词》。

当时我在出版社协助母亲，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别改排铅字版，并请国学家加注标点符号。

书出版后反响很好，销路也不错。

1996年纯文学出版社结束后，还不时有人问起这两本已经绝版的书。

## <<国学家夏仁虎>>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先翁夏仁虎在十一岁初学文时，就曾因雨夜偶得断句云：“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而得到“两声词人”之号。

老人一生的著作，虽重方志，但写作的兴趣仍极广泛，遍及诗词曲赋、民俗掌故、传奇杂剧、章回说部等。

我写此文时，几次停笔凝思，仿佛回到故居小楼上，看见楼下书房，公公正坐在书桌前，写作或阅读。

或是他揉着两粒核桃，走向婆婆的堂屋，此时西院的两棵白丁香盛开，正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林海音：《清宫词》编校后记

<<国学家夏仁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